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卷一千零零五至一千零零七

都察院

憲綱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五

都察院

憲綱

諭旨八

嘉慶十五年

諭。王集等明白回奏並請交部議處一摺。向來都察院衙門遇有各省呈控案件。其情節較重者具奏。即情節較輕。咨回本省審辦者。仍俱分析案由彙奏。昨日誠安所奏。內湖南民人塗正通。四川民人王正明所控。關繫人命。情節較重。自應具奏。其直隸民人王琚呈控毆傷奪取財物。縣役縱賊一案。今據王集等所

敘情節尚可不奏。本日召見潤祥曹師曾據稱係公同酌議畫閱。誠安亦曾畫稿二次及召詢誠安據稱前日是伊續陳所見似此控案無論虛實俱應具奏請旨等語。若如誠安所言是不覈案情輕重僅以一奏了事。則都察院衙門不過一接收呈詞之官並供情亦可不必詳訊。豈國家設立臺垣之意乎。嗣後該衙門遇有外省控案仍著覈其情節分別奏咨辦理。所有前案未行具奏之都察院堂官除帥承瀛尚未到任未經畫稿外王集邵自昌潤祥曹師曾溫汝适俱著加恩改為交部察議。誠安於塗正通咨稿銜名

下註寫接駕未畫。其王正明等二稿亦俱畫諾。且既已隨同畫稿復行具奏亦有不合。並著交部察議。

又

諭科道本有言事之責。第近來言官條奏毛舉細故者多。而於關繫官方不公不法等事。迴護瞻徇。轉多緘默。其陳奏之件。非受人請託。即有意露名。希冀簡擢。實為近來積習。即如上年廣興因奉差審案。威嚇取財。款迹敗露。嚴辦示懲。當其在山東時。傳播歌謠。該省科道等豈無見聞。何以竟無一人登諸白簡乎。前日御史伯依保奏。請禁止小說。此等刊本。久干例禁。

若使近日坊間又有新編小說語涉不經該御史自應隨時陳奏乃所請查禁者皆係數十年舊有名目且該員平日毫無建白何以不先不後必於出有科缺之時將例禁事件摭拾敷衍本日帶領科缺引見察看該員實屬年老平庸可見該員不過藉此一奏妄思升用果不出朕所料若即予休致又謂朕杜言者之口矣然此等伎倆既知又不能不辨所有該員應得升途及一切差使俱不准開列引見著通諭各科道除緊要事件並實有確據應行彈劾者准其隨時具奏外其餘條奏概不准於出有科缺未經簡放

以前妄行瀆陳。如違即著照伯依保之例辦理。○又諭本日都察院奏山東民人張連呈控伊兄張丹被李連承謀財害命官不據實申理一案已有旨交該撫吉綸親提審辦矣近日各省民人來京控案甚多皆緣地方官先不據實審辦迨往各該上司衙門控告而該上司又不肯親自提審往往仍批交該府州縣審訊試思該州縣既有原審供勘在前即另有冤枉別情又豈肯自行平反不過設法彌縫多方消弭其有不能消弭者或監斃滅口或付之延宕以致小民負屈莫伸惟有來京赴懇人但知控案紛紜刀風日

甚。而不知率皆官員之闇冗。有以啟之也。各督撫經朕簡派前往。查察閩省官民申冤理枉。即係欽差。如果隨案親提秉公剖斷。則百姓豈肯舍本省上司。轉遠來京師呈控之理。嗣後各省上司。凡遇控案。若在督撫衙門控告。即著督撫親審。若在臬司衙門控告。即著臬司親審。如須派員隨同研鞫。亦當另行遴派。毋得仍批本屬及原審之員。自行覆審。致蹈迴護瞻徇之弊。如尚不懷遵。致小民等仍來京控告。彼時查明曾在本省控告。係發原問官審辦。必先將該省不行提審之上司懲治不貸。○十六年

諭。國家設立都察院堂官六科各道。凡內自王公大臣。
外自督撫藩臬。以至百職庶司。如有營私骯法。辜恩
負職者。言官據實糾彈。立即按款嚴究。執法重懲。我
朝

列聖相承。綱紀肅清。力除蒙蔽之弊。朕祇遵
成憲。太阿在握。懲蠹鋤姦。亦從不稍事姑息。然事必覈
實。斯罰不妄施。乃近年言官中。竟有懷挾私怨。陽沽
鯁直之名。陰施報復之計。以巧試其術者。其初列款
上聞。浮言聳聽。及查明毫無證據。若將言官懲罰過
重。似杜敢言之路。而被劾之大臣。一登白簡。雖辨明

心迹。譴責不加究以枉受誣譏。使在廷之議謂其曾遭指摘。不免中懷畏怯。損其精白之衷。且君臣之間亦不若無此芥蒂。益合股肱心膂之義也。即如原任大學士戴衢亨。果於任事。惟性急語直。每遇部院公事。判別是非。或從或違。安能盡協人意。因此為怨者所詆。或亦不免。伊前被御史花杰封章參奏。指稱伊與貢士洪瑩交往情密。拔置一甲一名。又黃旭試卷。行楷相間。濫置二甲。經朕密取覆試各卷。加封呈覽。特將洪瑩帶至上書房。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惟時距殿試已閱兩月有餘。洪瑩所默試卷。與原

卷悉相符合。不過數虛字間有異同。其黃旭原卷末
數行。稍欠工整。並無一筆行書。當即明白宣示。判分
曲直。本年己巳科庶吉士散館。朕料洪瑩黃旭二人
文藝必應考試前列。若抑置在後。非有心屏黜。即權
衡未當。及閱卷大臣公擬進呈。折閱彌封。洪瑩黃旭
同列一等。設戴衢亨尚在派令閱卷。必謂其徇情拔
取。即不與閱卷之列。亦或疑其轉相屬託。今戴衢亨
已故。可見文章自有定評。豈同列諸大臣。至今日尚
曲為附和乎。戴衢亨蓋棺論定。心迹已明。應含笑泉
下矣。花杰從前憑空捏造。誣陷大臣。是誠何心。姑置

母論嗣後諸言官務當各矢天良遇有不公不法之事必求確據直列彈章不可因有此旨緘默不言若以毫無影響之談誣人名節

天鑒難逃國法具在懷之慎之○又

諭御史景德奏請於萬壽賜酺十日令城內雜耍館俱准演戲並請年年准此為例等語所奏殊不成話賜酺並非令典在本朝從未舉行朕敦尚樸質裁抑靡文飭令天下崇儉去奢各安正業屢經降旨飭禁京城演戲期屏除游蕩之風前年朕五旬萬壽慶辰誠恐臣民等稍涉浮華尚經再三降諭禁止至每歲萬

壽節更無令衢巷廣陳戲樂之事。况本年南河李家
樓等處漫水泛濫。下游被淹。朕軫念民瘼。宵旰焦勞。
災黎一日不甯。朕心一刻不釋。又豈肯侈言同樂。令
京城百姓歌舞駢闐。臚祝萬壽耶。至該御史摺內所
稱。近來風俗儉戢。惟是拘謹過甚。亦覺可矜。小事游
戲。寬猛濟之。耳目翻可一新。於歌詠太平之盛。輒亦
相脗合等語。尤為紕繆之至。民人等果能漸趨淳樸。
則風氣蒸蒸日上。太平景象即在於此。正深可慶幸
之事。何以謂之可矜。且為政自有大體。禁止戲劇。豈
得為猛縱民游戲。豈足云寬。若如該御史所奏。謂之

耳目一新。不特惇理傷化。即文義亦屬支離。景德著
交部嚴加議處。以為言官任意妄言者戒。○又

諭向來九卿科道等。遇有條陳糾劾。俱係封章入奏。呈
遞時面交外奏事官。轉交內奏事太監。直達朕前拆
封。朕親行披覽。其摺內所奏何事。無論外間不應有
人傳播。即內奏事太監等亦無由得見。杜漸防微。立
法至為嚴密。上月二十八日。御史韓鼎晉奏。內城有
開場聚賭之事。當令軍機大臣傳到該御史。詢以所
指何人。即於二十九日由該御史自行覆奏。朕始諭
令步軍統領祿康等密行查拏。節據先後拏獲賭局。

共一十六起。內有八起。於五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
散局。顯係得信逃匿。此非有人洩漏。或有人探聽御
史條奏此事。潛向告知。致令逃逸而何。此時朕姑不
深究其人。嗣後九卿科道等有條奏事件。如呈遞之
前。或奏事處及在朝之人。詢其所奏何事。著即指名
叅奏。若無人詢問。而摺內陳奏之後。或向外人敘說。
亦著聞其言者。立即揭叅。均當加之懲治。庶不致嘉
猷入告。以採納之資。啟漏言之漸。蓋君不密則失臣。
朕斷不肯先行曉諭。以致敢言之臣招怨。而臣不密
則失身。近日此風甚熾。朕生平最惡者。探聽朝政先

欲得信之人。樞機之發。榮辱所關。有不可不慎者。母謂朕詰誠之不早也。如敢干犯。決不輕恕。又

諭宗人府議駁御史伯依保條奏宗室人員請添派學習行走員數一摺。所駁甚是。我朝家法。宗室人員以學習清語勤肄騎射為重。即文學科名尚非所急。是以宗室考試之例從前乾隆年間即曾欽奉。

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諭停止。所以定其趨嚮。一其心志。不至荒棄本業也。近年來宗室生齒日繁。朕慮其無進身之階。屢經加恩於六部理藩院添設司員十六缺。並准令鄉會試。又增添宗學生六十名。現在宗室

登進之途。不為不廣。今該御史又以宗室人多差少。
請將候補人員分部行走。無論現在宗室候補未經
得缺者止有一人。該御史人多差少之言已為不確。
且其意不過欲宗室等多得文職。其流弊必至重文
輕武。或竟希圖外任。將來清語騎射。鮮有究心之人。
於滿洲家法殊有關繫。該御史年老平庸。必係聽人
憲憲為此見好之奏。應毋庸議。○十七年

諭吏部議處妄奏偷翦髮辮之御史榮椿議以降四級
調用一摺。從來訛言弗聽。則人心自靖。即聖人不語
怪之義。從前乾隆年間。直省訛傳有翦辮之事。地方

官紛紛查辦。毫無證據。仰蒙

皇考高宗純皇帝洞燭情偽。飭禁妄擊。

詔旨甫頒。浮言頓息。閱今數十年來。無復有傳說此事者。前日該御史以市井游談妄行入奏。並請通飭查緝。朕披覽時。即知為子虛。當交軍機大臣查詢。伊無從指實。惟自認冒昧糊塗。降旨將該御史交部嚴議。日來召詢吉綸。據稱京城內外。居民行旅。安靜往來。實無有敢造作妖言者。可見該御史所奏。毫無影響。朕若誤信其言。據以查辦。豈不株累多人。紛紛滋擾耶。該御史陳奏謬妄。本應照部議降四級調用。姑念